

其備足以必完法何本無必字十三頁第

《韓非子》札記

而無瞋目切齒何本宋本瞋作瞋十四頁第

脫宋本作挽十四頁第周勛初著

不獨恃比干之死節何本無獨字十五頁

用人第二十七

外無馬服之患何本馬作矯十五頁第

功名第二十八

則臨十仞之谿何本宋本十作千十九頁

故忠以尊主忠下何本空一字十九頁第

主御忠臣何本主字空白十九頁第

名實相持而成何本持作待十四頁第



《韩非子》札记

周勋初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韩非子》札记

周勋初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1.125 插页2 字数273000

1980年11月第1版 198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书号: 11100·035 定价: 1.12元

责任编辑：汤敬昭

封面设计：瞿世云

封面书影为朱锡庚《韩非子校正》之一页

目 录

《韩非子》版本知见录·····	(1)
《韩子》的编者——刘向·····	(13)
朱锡庚《韩非子校正》介绍·····	(21)
韩非是韩国的忠臣，还是秦国的谋士？·····	(31)
田常与宰予的斗争·····	(36)
战国时代的封君·····	(41)
《有度》辨·····	(52)
形名之术的由来·····	(59)
研究韩非哲学的一条新途径·····	(65)
《十过》的真伪问题·····	(69)
当涂之人——韩玘·····	(76)
韩非对纵横家的批判·····	(78)
历史异说琐谈·····	(86)
论商鞅·····	(94)
《亡征》史实例证·····	(101)
周主·周君·周天子·····	(108)
郭偃之法·····	(114)
战国时代的法书·····	(118)
韩非作品写作年代的推断·····	(126)
寓言漫谈·····	(134)

韩非与“百国春秋”	(145)
《战国策》与《韩非子》	(159)
韩非写作手法上的一些特点	(171)
说图像	(178)
《韩非子》版本小议	(181)
韩非论君臣关系	(186)
法家的理想	(196)
韩非的偏见	(202)
“用人唯贤”不是法家观点	(207)
历历如贯珠的一种新文体——储说	(215)
禅让与儒法之争	(222)
韩非对吕不韦的批判	(230)
韩非反对工商业么？	(243)
韩非是怎样对待师说的？	(247)
“坚白”“无厚”综述	(254)
韩非对人民的态度	(260)
论申不害	(268)
战国时期的几起变乱佚史	(279)
我国文学中第一个塑造出来的典型形象	(290)
耕战与儒法之争	(295)
陈奇猷《韩非子刻本源流考》商兑	(300)
圣人解	(308)
评直躬之“直”	(316)
韩非对尧舜的批判	(321)
烈士考	(328)

《靳令》与《饬令》的关系.....	(333)
韩非论变法.....	(338)
《韩非子》篇目的新编排.....	(342)
后记.....	(349)

《韩非子》版本知见录

关于《韩非子》一书的版本，日本学者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卷四曾有介绍，相当详备，可以参考。年来我因工作之需，也曾到国内各大图书馆去借阅过《韩非子》的各种版本，读过各家的叙跋，作了些札记。考虑到这些材料对研究先秦诸子和版本目录或许有所帮助，故而整理出来，供大家参考。只是个人见闻有限，素养不足，介绍之时，必然挂一漏万，讹谬时出，尚祈方家不吝指正。

张敦仁影钞宋乾道本

清代初期的学者还曾见过几种不同的宋本《韩非子》。冯舒（字已苍）、朱锡庚（字少白）都曾见过宋本，只是这些书籍很早就失传了，故而发生的影响不大。乾隆、嘉庆时李奕畴（字书年）所藏的一部宋乾道黄三八郎刻本《韩非子》，后来也失传了，但有很多学者见过此书，利用它做过研究工作，并有影钞本和影刻本传世，所以发生的影响很大。

张敦仁（字古馥）在扬州府台衙门任职时借得李书，曾命人影钞一部，并请顾广圻（字千里，号涧蓑）覆勘一过。顾氏于卷五书有跋语二则，卷末书有跋语一则，这三则跋语都收入了《思适斋书跋》，但这部影钞本却一直不为世人所知。因为此书后为结一庐所收藏，但《结一庐书目》四卷附录一卷、《别本结一庐书目》一卷都没有记载。结一庐主人朱学勤死后，藏书传给长子朱澂，后又给了学勤之婿张佩纶。张氏没有书目传世，故而此书

存歿仍然不为世人所知。据张氏《润于日记》记载，结庐藏书转给他时已到光绪中期之后。积学斋主人徐乃昌也喜欢藏书，熟悉书籍流通，故而借读过此书，其他见过此书的人可能就不太多了。此书现为上海图书馆所收藏。卷首《韩非子序》一页上盖有四方印章，顺次为“徐乃昌读”（朱文方印），“古馥珍藏子孙永宝”（朱文长方印），“葆侯”（白文方印），“广圻审定”（朱文方印）。书套的签条上署“景宋乾道本韩子 四册二十卷 顾千里跋 润于草堂藏”。润于草堂为张佩纶的书室之名。此书流传经过约略如此。

张敦仁影钞宋刻之后，吴肅（字山尊）也借到了李书，影钞一部，后又据以刻出，即世所云吴肅本《韩非子》是也。此书上板时多所改动。按《韩非子》最得宋刻之真者当推述古堂影钞本宋乾道黄三八郎《韩非子》（即“四部丛刊”本）书末所附的七叶样张，拿这七叶文字和吴、张二本对勘，吴肅影刻本改动者达十八处之多，张敦仁影钞本仅两处点划有出入，可见张敦仁影钞本态度郑重，照录原书，甚得宋本之真。又以《解老》篇为例，将张敦仁影钞本与吴肅影刻本对勘，不同者有二十处之多；再用述古堂影钞本对勘，则有十八处文字同于张敦仁影钞本，两处文字同于吴肅影刻本，此亦可证张敦仁影钞本近于宋刻之真，而吴肅影刻本改动颇多也。

吴肅影刻本《韩非子》是在顾广圻的主持下刻成的。李兆洛《涧鬻顾君墓志铭》曰：“孙渊如观察、张古愚太守、黄尧圃孝廉、胡果泉中丞、秦敦夫太史、吴山尊侍读皆深于校讎之学，无不推重君，延之刻书。为孙刻宋本《说文》、《古文苑》、《唐律疏义》，为黄刻《国语》、《国策》，为张刻抚州本《礼记》、严州本单疏本《仪礼》，为胡刻《文选》、元本《通鉴》，为秦刻《盐铁论》、扬子《法言》、《骆宾王集》、《吕衡州集》，为吴刻《晏子》、《韩非子》。每一书刻竟，综其所正定者为考

异，或为校勘记。”（《养一斋文集》卷十一）《韩非子》后附《识误》三卷，也就是这书的校勘记了。黄丕烈《百宋一廛赋注》云：顾氏“持论谓凡天下书皆当以不校校之”，论者每称顾氏校书不轻改字，但从《韩非子》一书看来，却是校改颇勤，说明不轻改字云云并不是指文字的数量而言的。

清末仁和许增刻“榆园丛书”，在《唐文粹》的“缀言”中说：“校讎之学二涂：一曰求古，二曰求是。求古者，取宋元旧本，一一覆写，期于毫发无遗，并旧本显然谬误，及俗书如‘国’‘圣’之类，亦必沿袭，以存其真。求是者，寻求原本，搜采群籍，舍短从长，拾遗补缺，以正未刻以前写官之误，既刻以后槧工之失，求心所安，以公同好。”可以说，顾广圻覆勘张敦仁影钞本时采取的是“求古”的态度，主持刻印吴鼐影刻本时采取的是“求是”的态度，只是由于张敦仁影钞本的长期湮沉，以致人们误将吴鼐影刻本认为“求古”之作了。一般说来，顾广圻改动的文字属于显然的误字和衍脱之处，但他还是应该在校勘记中说明一下，让读者能够由此进窥宋乾道黄三八郎原刻的本来面貌才好，只是他不作任何说明，总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吴鼐影刻宋乾道本

吴鼐影刻宋乾道本《韩非子》是清代著名的精刻本。据徐康《前尘梦影录》卷下记载，此书由书法名手许翰屏写样，刻工则在书中留下了名字，是为镌刻名手江宁刘文奎、文楷兄弟。况且任校讎者为声誉隆甚的顾广圻，出资刊刻的是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很高的吴鼐。这样一部精刻本，从内容到形式，可谓极一时之盛，自然受到人们重视。行世之后就逐步代替了赵用贤本的地位，随之翻刻的本子也很多。

吴鼐曾在嘉庆二十一年刻过《晏子春秋》八卷，嘉庆二十三年刻成《韩非子》二十卷后，二者又称“韩晏合编本”。道光乙巳

（二十五年）扬州汪氏重镌二书，署称“宋本校刊韩晏合编”本。
（勋初按：《晏子春秋》实依元本校刊）此书刻印很精，几可乱真，只在个别地方文字有所改动。

日本在弘化二年（即道光二十五年，公元一八四五年）有覆刻吴薰本出现。题识“善庵先生阅，脩道馆藏”，前有江户朝川鼎氏所撰序文。书内很精细地翻刻了吴薰的序文，但后面的正文则已根据彼邦人士阅读上的需要，用假名分句读，因此此书实际上已是一种重刻本了。

光绪元年浙江书局刻“二十二子全书”，其中的《韩非子》也是根据全椒吴氏的覆宋乾道本刻出的，书内署明“光绪元年浙江书局据吴氏影宋乾道本翻刻”，与吴本文字上出入颇大。只是浙江书局本经过整理，便于阅读，而且后出易得，故而流传很广，据之翻刻翻印的人很多，有人也就根据它做研究工作了。由于浙江书局本具有这样的特点，读者阅览所谓乾道本《韩非子》时要注意两种情况：一是后来印行《韩非子》的人虽然大都标榜根据吴氏影宋乾道本翻刻，实际上却往往是根据浙江书局本重印，例如光绪二十三年新化三味书屋刻的本子就是这样。其后一些石印本或铅印本，也常根据浙江书局本重印，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本就是这样。另外一种情况是近代一些整理《韩非子》的著作，虽然大都声称以吴薰本为底本，然而往往采用浙江书局本顶替，这种作风自王先慎《韩非子集解》起就已如此。后人援用这类著作的考订成果，最好覆核一下吴薰本原书，以免以讹传讹。

述古堂影钞宋乾道本（“四部丛刊”本）

此书原藏清初钱曾（字遵王）述古堂，历经季振宜、黄丕烈、汪士钟诸人收藏，是一部非常名贵的钞本。此书依据的底本也是宋乾道黄三八郎刻本，黄丕烈曾用李奕畴家原藏的一部乾道刻本互校，把他发现了的、并认为有校勘价值的不同之处用朱笔过录在

影宋钞本上。而他用朱笔改过的正文，有些在书眉上标明，有些则未标明，其后留庵（孙毓修）将黄氏未标明者用墨笔写在小签条上，粘在书眉上。孙氏并在字旁加圈以示区别。“四部丛刊”本据之影印。只是“四部丛刊”本没有套色，因而还不能把原书的面貌逼真地再现出来。

黄丕烈还曾“以别纸影钞宋刻（李氏藏本）之真者附于末”，这就是二十卷正文之后附录的七叶文字，在校勘上有很高的价值。

《道藏》本

《汇刻书目》第二十册上说《道藏》有南、北之分，后人大都沿袭其说。刘师培《读道藏记》曰：“迄于咸〔丰〕、同〔治〕之际，南《藏》毁于兵，北《藏》虽存，览者逾眇。”王先慎在顾氏《韩非子识误序》后加按语说：“《藏》本有南、北之分，故顾氏与卢〔文昭〕氏所校多不合。”二人言之凿凿，似乎信而有据，然而根据陈国符的追本穷源实地调查，发现上述说法没有什么根据。这类说法大都是从道士口中传出来的，道士学识高的不多，夸诞之风却很严重，后人据之立论，多半要上当。

我们平时所说的《道藏》都指刻于明代正统九年至十年的那一种书。《道藏》原为梵夹本，道光年间又重配了书套。全《藏》以《千字文》为函次，《韩非子》编号为“匪”、“亏”二字。半板五行，行十七字。一九二五年上海涵芬楼曾据以影印。原书左右无边栏，涵芬楼影印时为方便读者查检，于上端边栏外加书名和页码；书后原有白云观的印记，影印时略去。这书不用又称李瓊注的旧注，而用谢希深注。

明代还有两种名为“十行本”的《韩非子》，向为藏书家所珍视。士礼居曾藏有一种，每半叶十行，行大字二十。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卷三曰：“去年在坊间购得此刻，取所校张〔鼎文〕本核之，多合，固知其为善本也。然究未知其本之何自出，爰

假贞节堂袁氏所藏《道藏》本手校一过，见卷中有同卷字，又有亏四记号，乃知亦自《道藏》本出，故大段尚好，惟字句间有不同，想是校改重梓所致，与《道藏》犹不尽合。”说明这是明代的一部《道藏》重刻本。

其后巴陵方氏又得到了一部类似的书，方功惠（字柳桥）跋曰：“每半叶十行，行大字二十，注双行，卷首载小传、评语，无刻书年月序跋。”《碧琳瑯馆藏书目录》“子部三·法家类”有“《韩非子》二十卷 四本”，可能就指这书。方氏原来不知这书性质，后来看到黄丕烈的题跋，对照书中“亏四”的记号，方才了解得到的也是一种《道藏》重刻本。但他没有看到黄氏所藏原书，而又以为二书属于同一版本，却是犯了臆断的错误。因为黄本有鱼尾，字体作方形；方本无鱼尾，字体作长方形；版式字体都不同。又方氏藏本行二十一字，而他为了牵合黄本，也说成是行二十字，可见这类错误都是由于先入为主不尊重事实而产生的。岛田翰定十行、二十一字本为万历中所刻。二十字本的字体看来也已到了嘉靖之后，但不知在二十一字本之前抑或其后？

顾广圻在张敦仁影钞本书末跋云：“此《韩子》从乾道改元中元日黄三八郎印本影钞者，乃今日之最古者也。《道藏》匪字、亏字号所有即出于此，而脱落不完，又间有窜易处。”其实《道藏》本文字上出现的一些问题，正保留着古籍的原始面貌，说明此书还没有经过多少窜易。宋乾道黄三八郎本中也有显然的错误，《定法》、《显学》等文中有大段脱落，《道藏》本中却保持完整，可证二者乃是两种系统不同的本子。顾广圻佞古成癖，见到一种宋本之后就想把它定为该书后起一切版本之祖，而没有考虑到各种版本之间的异点，这种研究问题的方法，陷于主观武断，结论并不可信。陈国符说：正统《道藏》虽系明刻，渊源来自宋代的政和《道藏》。明代编刊正统《道藏》时，根据的是各处官观中所存的元刊残藏；元刊《玄都宝藏》根据的是金代

所刊的《大金玄都宝藏》，而金藏根据的正是政和《道藏》^①。看来金、元、明三代的道士不大可能去搜集一本黄三八郎刻本《韩非子》编入《道藏》中去。

正德年间刻本、张鼎文本

这两种本子刻印都不精，都是五十三篇本，文字也近于《道藏》本系统。因为窜乱较少，有校勘上的价值。

正德本前有《重刊韩非子序》，下署“皇明正德丁丑（十二年）春三月朔木山居士严时泰书”。这是一个残本，存卷一至卷十二。原藏北平图书馆，后被劫运出外。

《迂评》本

《韩子迂评》本在明代曾有很大的影响，一些后起的《韩非子》刻本常是参酌《韩子迂评》本和赵用贤本而重行编纂，这在书中另有介绍，兹不赘述。万历十八年有张寿朋的刻本《韩非子》问世，此书篇内无注，写体字，其中《和氏》和《奸劫弑臣》合在一起，《说林》题下小注“有上下篇”，《八经》内第八经后题名“主威”，文前摘录《韩子迂评》的评语，说明此书乃是重刻《迂评》本而成的。但间有误字，刻印不精。此书前有署称“龙飞万历庚寅（十八年）孟夏月朔日西江张寿朋书于木石山房”之序，卷一下有“新都汪应宾校”字样。

其后又有《韩子迂评》朱墨套印本。这种《韩子迂评》里面，《和氏》和《奸劫弑臣》已经分篇，但《奸劫弑臣》仍缺篇名；《说林》已经补足阙文，分成了上下两篇。而且书内已经录入汪南溟（道昆）、赵定宇（用贤）、张宾王（榜）、孙月峰（鑛）等人的评语。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八“颜色套印书始于明季”内录“凌濛初、瀛初刻《韩非子》”，此书当即《韩子迂评》。陶湘《明吴兴闵板书目》“子类”录“《韩非子》二十卷，陈深

集评有序，〔门〕无子序”。则是此书亦出吴兴凌氏。凌氏以刻套印书著称。此书刻印年代大约在万历、天启之际。凌濛初自己编了一部《韩非子订注》，又刻了这部《韩子迂评》的朱墨套印本，可见《韩非子》一书在明代很畅销。

赵用贤本、周孔教本

明、清两代，赵用贤本有很高的声誉。自从万历十年初刻本问世后，为了采纳另一宋本的校勘成果而剜改重印过一次，将补进去的文字用小字增入。此书后来重印或翻刻过几次。因为是和《管子》合刻的，所以又称“管韩合刻本”。原刻书口下端列有刻工姓名，《管子》卷末还曾列表详记写刻工姓名，《韩非子》中列名的刻工，如章扞、吴丙初、顾文、吕廉等，和《管子》相同。后来《韩非子》的翻刻本常把刻工姓氏略去，或保留部分刻工姓氏。这样，区别赵用贤本的初刻本和翻刻本还比较容易，区别翻刻本的先后则是很难的了。

此外还有葛鼎翻刻的“管韩合刻本”。此书是照赵用贤本的初刻本翻刻的，看来翻刻的时间很早。刻印技术很精，和原刻相仿佛，但在《管子》二十四卷卷首，有葛鼎自作序文；眉栏载刘绩补注，葛氏下的断案亦附于此。《韩非子》中没有这些标识，因此单行的《韩非子》和原刻很难区别。关于此书，王重民《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卷五曾有介绍，可以参看。

日本延享三年（公元一七四六年）平安书林重刻过赵用贤本，宽政七年（公元一七九五年）大阪书林柏原屋与左卫门又重刻。和赵本合观，这几种书板框大小有所不同，但都是半叶九行、行十九字，上辟眉栏，保持着行格上的相似之处。后书卷末也附平安芥煥彦章于延享丙寅（三年）所撰之“题《韩子》后”。

清嘉庆九年姑苏聚文堂有“十子全书”的刻印。这部丛书是由王子兴汇辑的，所以又称王子兴本。其中《韩非子评注》一种，

也是依据赵用贤本重镌的。书中保留了赵氏评语。

清光绪元年湖北崇文书局刻“子书百家”，其中《韩非子》一种也是重刻赵用贤本而成的。书中保留注文，但已略去赵氏评语，刻工很粗糙。

周孔教本的出现稍后于赵本，刻得很精致。《四库全书总目》中的《韩子》“提要”上说：“疑所见亦宋槧本，故其文均与用贤本同，无所佚阙。”把它和赵用贤本对勘，可证四库馆臣的说法是可信的。

吴勉学本、黄之案本

万历中期吴勉学刻有“二十子全书”。其中《韩非子》一种，文字同于赵用贤本，白文无注，从校勘上来说，没有多大代表意义。但物以稀为贵，讲版本的人有时就是这么鉴定书的价值，吴勉学本传世不多，因而一直被看作善本。潘承弼、顾廷龙曾把它的书影收入《明代版本图录初编》^②之中。传世者还有所谓黄之案的“二十子全书”（一称“十九子全书”）本。把两种“二十子全书”本比较，就可发现二者实为一物，只是前书署“明新安吴勉学校”，后者署“明新安黄之案校”。大约吴氏原刻板片后为黄氏所得，黄氏利用旧板重印，而将“吴勉学”三字削去，补入“黄之案”三字，后代一些藏书家不加细究，也就误认为是《韩非子》的两种不同版本了。李盛铎《木犀轩收藏旧本书目》“子部·法家类”记有“《韩非子》二十卷 明黄之案刊本 盛伯希旧藏 四册”。就不知道这书原是吴勉学本。以李氏之熟悉版本目录，而仍然被人欺骗，可见谈图书源流决非易事了。

秦季公又玄斋本

卢文弨曾以秦季公又玄斋本校赵用贤本。秦本传世很少，岛田翰未见此书，清代中叶以后见过此书的人似乎就少了。因此，

关于它的刻印年代无法确指，也不知道它行格如何。顾广圻校赵用贤本跋云：“秦本最劣，不足用，读者详矣。”^③则是此本散佚亦不足惜。

张 榜 本

张榜本原名《韩非子纂》，它和《管子纂》合刻，所以又称《管韩合纂》本。这是一部上下两卷的节录本，《韩非子》五十五篇中，《爱臣》、《奸劫弑臣》、《三守》、《备内》、《南面》、《安危》、《守道》、《用人》、《功名》、《大体》、《难四》、《问田》、《说疑》、《诡使》、《忠孝》、《人主》、《饬令》、《心度》、《制分》十九篇没有收入；《说林》上、下合成了一篇，共收十五则故事；其他一些文章也大大删节。但此本有若干文字与众不同，故而仍为校雠学者所重视。

张榜本在明代刻印过多次，初刻本署“金陵张榜宾王芟辑、新城王与籽凤卿纠讹、菱水武光赐燕卿据释、新城王与夔华注评次”，前有“菱水武光赐燕卿甫书”之《韩非子纂序》。其后不久有朱士泰的重刻《管韩合纂》本，署名已作“金陵张榜宾王纂、海阳朱士泰君启订”，前有朱士泰《管韩合纂序》。后又有吴贻刻的《管韩合纂》本，署作“金陵张榜宾王芟辑、延陵吴贻柔文校订”。后又有金卫公汇选本，即所谓“名法峭书本《管子》《韩非子》”，署称“金陵张榜宾王芟辑、西湖金堡卫公汇订、温陵范方介卿评次”，前面保留了“菱水武光赐燕卿甫书”之“韩非子纂序”。此外还有一种《管韩合纂》本的《韩非子纂》，只署“金陵张榜宾王纂”，更无其他附加文字了。由此可知《韩非子纂》在明代很风行，张榜的批点很受人重视。五种书内正文旁边的批点文字和标记大体相同，前面两种书中都辟有眉栏，评语列在栏内，后面三种书无眉栏，评语刻在书眉上。第四种书的刻工甚为粗劣。

这里可以附带一提的是：在传世的各种《韩非子》节录本